

山地诗情

——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

SHAN DI SHI QING
TU JIA ZU XIN SHI CHUANG ZUO PING LUN

向笔群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山地诗情

——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

向笔群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山地诗情——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与评论土家族新诗创作的专著，作者选择了 27 个土家族诗人新诗创作个案研究，其资料丰富，思考深入，文笔俊美。同时附录当代土家族诗歌大事件、土家族诗人诗集出版档案、土家族诗人代表作等，是一部值得珍惜的著作。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山地诗情：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 / 向笔群著. --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165-0242-6

I. ①山… II. ①向… III. ①土家族—新诗—诗歌创作—中国 IV. ①T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791 号

山地诗情——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
Shandi Shiqing——Tujiazu Xinshi Chuangzuo Pinglun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615 010-64978486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2.25

字数：276 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29.80 元

令人兴奋的“第一”

——序向笔群《山地诗情——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

吕 进

我的电脑文档里存放着一份“待处急件”：《山地诗情——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向笔群发来的书稿。这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土家族第一部新诗专著啊，真是令人兴奋。而且，这部书的著者是从新诗研究所走出来的，这又增加了几许亲切。所以，我尽快地抽出时间阅读了书稿。

笔群是新诗研究所 2005 级的硕士生，当年同窗们尊称他为“老大”，因为他的年龄比他的导师还大三个月呢。其实，这位“老大”不仅年龄，而且在各方面都是走在前头的。踏实、忠厚、向上，这就是他留给我的印象。2008 年毕业授位时，他被评为“重庆市优秀毕业研究生”。

新诗研究所 1986 年建所以来，不断有少数民族考生加入进来，自 1993 级的覃峥嵘（壮族）开始，1999 级的周建军、罗绂文，2000 级的梁平（冬婴），以及 2005 年和笔群一起考进来的闫玉。由于国家规定少数民族学生是另外的录取标准，所以个别时候我这个所长还得和学校的职能部门协调，取得他们的支持。现在，这六位学生都发展得很好，不断有好消息给我传来，使我尝到了“天下桃李”的幸福。成果最多的是笔群，这方面他又是“老大”。我在《文艺报》、《民族文学》、《山花》和其他报刊都读到过他的文学评论，他的衡评标尺是科学和严肃的，我很赞同。他不同意当下诗歌主要抒写自我的倾向，称道吉狄马加是“具有世界关怀的诗人”。他在评论陈丹玲时，肯定作者“文字里的社会关怀”。这些都表现了笔群的理论功底和清醒头脑。同时，笔群还是一位诗人和作家，出版了诗集《武陵山，我的保姆》，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我历来提倡搞理论的要从事一点创作，拒绝那种和作家绝缘的学院派的派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创作的探索和发展。笔群的状况，我是满意的。

我对土家族诗人黄永玉、汪承栋的作品很熟悉，尤其欣赏“用诗射击和讴歌”的黄永玉，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的机智和泼辣，让人赞赏和难忘。我还有一些土家族的诗人和作家朋友，除了写诗的学生梁平（冬婴）、周建军和笔群外，比如诗人冉庄、冉冉、冉仲景，作家阿多、孙因，评论家冉易光，等等。我最近就读到阿多的《乡酒不醉》等两部新出的小说，感到一股强劲的冲击力。冉庄和我交往较多，他获得过第 6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紧跟其后，冉冉也获得第 7 届骏马奖，为重庆文学再立新功。台湾薛林怀乡青年诗奖二十几年来只颁过 8 次，就有冉冉、冉仲景、冬婴等三位土家族青年诗人获此殊荣。孙因和我同为重庆文史馆馆员，阿多曾和我在重庆市文联一起愉快共事。

但是我长期以来对“毕兹卡”是一知半解的。近年，重庆师范大学的少数民族文学硕士班邀请我去主持学位论文答辩，我才查了资料，增进了对土家族的了解，也增加了对土家族的敬重。这是唯一分布在内地的人口超过百万的世居民族。关于“毕兹卡”的族源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土家族就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下里巴人”的“巴人”就是土家族最早的诗。早在五代以后，土家族就成为了单一民族，“毕兹卡”虽然没有文字，但是，他们守望着纵横400多公里的武陵山。在这片群峰叠嶂、溪谷密布的神秘土地上，丰富的长篇史诗一代代凭借口口相传保存了下来。《梯玛神歌》、《摆手歌》都引导着人们探寻土家族历史的千古之谜。“毕兹卡”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集歌、舞、乐、剧于一体的被称为“东方迪斯科”的摆手舞就很出名，这是土家族生活的“百科全书”，2008年进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担任重庆市文联主席时，酉阳摆手舞还得到过全国性的奖项，为重庆文艺争了光。清代诗人彭施泽曾有“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名句。这是一个文学传统多么悠久、艺术气质多么可爱的民族！

知道土家族文学的前世，才会更好地解读土家族文学的今生。

从黄永玉开始，土家族的新诗硕果累累。这些新诗就是土家族诗歌的现代形态，而《山地诗情——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则是对土家族新诗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总结。开初《地域语境下的土家族诗歌》一章，对土家族诗歌进行了自古至今的梳理，末尾《当代土家族青年诗人的传统文化承载》一章则从民族语言、民族风俗文化、民族的民间文学三个视角，考察了当代土家族青年诗人的创作与诗歌之路。27篇个案研究，从黄永玉到“90后”的朱雀，使得本书分外厚重和实在。著者积累的资料丰富，思考深入，文笔俊美，这是一部值得珍惜的著作。

“第一”和开拓、创新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世界上的事都有两面，“第一”也许也意味着“不完善”和“不成熟”。我希望笔群要有这样的智慧，在愉悦地收获的同时，要有新的规划，努力马不停蹄地迈向新的目标和高度。笔群现在是贵州铜仁学院中文系的副教授。在高校工作，有利于学术研究。我预期笔群在土家族新诗研究上会取得更多成果，这也是我的祝福。

吕进：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奖评委，原重庆市文联主席。



目 录

地域语境下的土家族诗歌·····	1
画家诗人黄永玉·····	6
汪承栋：从湘西到雪域高原·····	11
孙因的《带个信儿上北京》·····	15
冉庄：诗情飘洒在山水之间·····	18
萧国松：两个地域的民族史诗·····	23
颜家文：土家族民歌的继承者·····	28
冉冉：诗歌中的生命低语·····	31
安斯寿的“生活写作”·····	35
喻子涵：高原上兴起“孤独的太阳”·····	39
刘小平：清江虔诚的歌者·····	43
周建军：武陵苍茫·····	48
何三坡的《灰喜鹊》：“史上最牛诗集”·····	52
冉云飞：血泊中奔跑的诗歌·····	56
谯达摩：第三条路创始人·····	60
冉仲景：两个地域的抒写·····	65
向卫国：从文化里寻找诗情·····	70
徐必常：朴素的感恩·····	74
“唯心”诗人：黄光曙·····	79

恩施红土地的土家诗人：胡礼忠、杜李	83
新时期湘西土家族诗人群	88
漂泊的写作：芦苇岸、江易	91
仲彦：土家族“七零”后的代表诗人	95
肖筱：《如期之约》	99
印江崛起的土家“三诗人”	103
沿河散文诗人群的崛起	107
渝东南其他土家诗人	112
向迅：清江放歌	117
蒲秀彪：民间写作	121
“九零后”的朱雀与鬼啸寒	125
当代土家族青年诗人的传统文化承载	128
一、诗歌里的民族语言坚守	131
二、诗歌里的民俗文化遗产	137
三、诗歌里的民间文学	144
四、结语	149
附录一：当代土家族诗歌大事件	151
附录二：土家族诗人诗集出版档案	152
附录三：当代土家族诗人代表作品选	155
后记	187

地域语境下的土家族诗歌

土家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年轻的民族，属于氏羌族群。早在远古时代就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崇山峻岭，自称“毕兹卡”，即“山里人”。历史上的清江流域、酉水流域、乌江流域被称为土家族的三大摇篮。土家族传播文化的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土家族在长期的历史语境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由于土家族是一个开放、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民族，仅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用汉文为书写载体，曾经长期被历史文化学者纳入汉文化的体系。直到1956年10月，土家族才得到国务院的确定，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民族身份得到了完全的认同，成为中华56个民族中的一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动因与文明的痕迹。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其文化存在方式密切相关，以其独特的文化行为方式而独立存在。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发展史上，土家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与文明：里耶出土的秦汉“竹简”就是有力的见证，反映了一个民族历史的文化元素，让土家族的文明从历史的遮蔽中凸显出来。在文化中，诗歌是一个地域或者民族文明的标志，其产生表明了一个民族早期文明的程度。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土家族聚居地产生了很多广泛流传的民歌，无疑是该民族最早的诗歌。在文化界，一直认为最早的文学体式就是诗歌，民间歌谣就是一个民族最早的诗歌。“土家族的民间歌谣是民间文学中最早产生、又一直随着土家人由远古走向今天的惟一民间文学样式。”^[1]土家族的民歌一般分为：劳动歌、情歌、时政歌、梯玛神歌、习俗仪式歌等类，来自于土家族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学来源生活一脉相承。更多歌谣来自民间生活的体验，是其生活的外在流露，是反映民族生活的一面镜子。如《苦歌》：

毕兹卡的苦难多，首首唱的伤心歌，一把歌子一把泪，歌声未起泪先落。

反映了土家族历史生活的缩影。

比如情歌《只用木叶不用媒》：

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会吹，几时吹得木叶叫，只用木叶不用媒。

反映了土家族先民对自由爱情的美好追求。还有反映社会生活情趣的《盘歌》，体现了土家先民的智慧与机智：

甲：歌师傅来老先生，我要与你盘个根，哪年哪月歌出世？哪年哪月歌出生？

乙：歌师傅来老先生，我把盘歌说你听，起初一年歌出世，起初二年歌出生。

不妨可以这样认为，两个对唱的盘歌就是一种早期的土家民间诗歌的朗诵。

一个没有史诗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土家史诗《摆手歌》、《雍尼与布所》、《创世史诗》、《锦鸡姑娘》及土家族民间大型组诗《哭嫁歌》、《挖土锣鼓歌》等是土家族先民集

体创作的民间诗歌代表作品，反映出土家族早期的文明形态。史诗是人类社会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史诗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进程的百科全书。其中，土家族的《摆手歌》就是对土家族进程的抒写，宏大而抒情、叙事与想象、神话与传说构成其文学样式：

山上的树木有多少？哪个数得清哩；河里的石头有多少？哪个数得清哩；世界上的山歌有多少？哪个唱得尽哩。翻过大山哩，踩过小河哩，麂子报路哩，麦巴西库业泽到了哩，墨笔卡巴的屋看见了……土蛮子莫赶了，客王告饶了，将帅拔佩了摸起胡子在笑了。

土家族史诗的产生代表土家族早期的文明，是一个民族文学由初始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土家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山伯歌》就是以汉族地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为蓝本，土家族先民用自己的智慧创作改编成为传唱的诗篇《英伯歌》，不难看出古代土家族先民们的匠心独运，把故事演绎成诗歌，同时糅杂着土家社会生活中的元素。此诗每一节四句：一、二、四句五字，第三句七字，有一种现代格律诗的韵味，可以说是土家族自由诗歌的起源：

古往到今来，出一祝英台，眉目清秀真可爱，好个女裙钗。思州门外住，家里多丰富，门前一对桂花树，青龙对白虎。

白虎是土家族图腾的祖先，把汉族的民间故事改编为诗歌，进行具有民族特性的创作，成为通俗易懂的民间歌谣，在土家族地区流传，表明土家族自古就是一个具有诗性的民族，只不过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已。

根据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考证，土家族是古巴人的一支。张正明认为：“《下里》大概是楚歌，《巴人》无疑是巴歌。唐代兴起的《竹枝词》，实为巴人俗文化与汉人雅文化的交融结晶。”^[2]有人认为，古代的诗歌是读的为诗，唱的为歌。可以这样说，古代的《巴人》就是土家族早先的诗歌之一。同时，早在元代，湖北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五峰的大部分及长阳、巴东、建始和恩施市的部分地区）历代土司非常热爱诗歌，形成了容美土司诗人群，把土家族古代诗歌推到了一个朝代的高点。如田氏诗歌的鼻祖田九龄。稍后的田宗文与田氏诗后七人（田玄、田圭、田霏霖、田既霖、田甘霖、田商霖、田舜年等）把容美土司诗歌推向一个高峰。“田氏诗人群的后七位诗人，经历了明朝走向灭亡，清朝起而代之复杂的而又充满风险的历史进程。使其间三代诗人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艰难而又痛苦的抉择。这一主题，在田氏诗人的后期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将荣美土司时期的文人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峰。”^[3]

无独有偶，其间四川（现重庆）酉阳冉氏土司也创作了大量的土司诗歌，与田氏诗歌遥相呼应。如冉云、冉舜臣、冉仪、冉跃龙、冉天育等土司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与田氏诗歌相比，冉氏土司的诗歌大多数为书写地域风景，在当时的“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酉阳土司统治地区，无疑是一道文化风景线，有利于土家族地区文明开化与文化兴起。清朝

时期，酉阳的土家族诗人陈汝燮与陈景星在当时华夏诗坛独树一帜。他们的诗歌除了一部分是反映自己故乡的山水风景之外，还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气概，带着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诗人写出了劳动人民所处的苦难，触景生情，兴屈平之悲、慨周处之勇，伤时怜农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4]

近代土家族诗人陈景星的诗作颇丰，是土家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叠岫楼诗草》收录的诗词主要有《壮游集》、《磨铁集》、《田居集》、《尘劳集》、《毫游集》、《宾沪集》、《山房诗草》、《悬崖积卷》等，冯壶川先生曾称赞其诗歌“盈篇皆珠玉”。陈景星的诗作揭露了晚清社会的黑暗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描述了川鄂湘黔少数民族在清朝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之下的苦难生活，蘸血带泪，饱含深情。

在现代史上，加入南社的土家族诗人田兴奎、向乃祺、田明瑜等都为中国近代诗坛留下不少优秀作品。

可见，土家族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民族，历代诗人的创作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特殊的关联。土家族是一个使用汉字的民族，汉文化长期浸润了土家族的文化，土家族的土司文化时期的诗歌大多是以汉族诗歌作为借鉴，传统的诗词占据了文本的主体。无论是田氏诗歌还是冉氏土司诗歌使用的都是这一种语体，保持与延续了土家族地区的汉文化香火。

新诗是现代新文化发展是产物。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产物，是外来文化与中国 20 世纪初文化碰撞的文体。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土家族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不少土家族诗人脱颖而出。新诗成为土家族诗人创作的主要文体，如黄永玉、汪承栋、孙因、冉庄、萧国松、颜家文等土家族诗人活跃中国诗坛，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话题。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土家族青年诗人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毋庸置疑，土家族诗人在这个时期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认可。

黄永玉的诗集《曾经有个那种时候》曾经获得了 1979 年—1982 全国第一届新诗一等奖；在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诗歌奖中，汪承栋的长诗《雪山风暴》获一等奖；颜家文的组诗《长在屋檐上的瓜秧》获得一等奖。在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诗歌篇目里，颜家文的《悲歌一曲》、汪承栋的《月夜》等作品双双获奖，表现了当代土家族诗人的创作实力。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选中，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获奖，《冉庄诗选》获第六届骏马奖，冉冉的诗集《从秋天到冬天》获第七届骏马奖。这些诗歌的创作成就说明土家族新诗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发展史上不可小觑，开始在中国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孙因与冉庄被称为当代重庆少数民族文化的缔造者。他们都是以诗歌走上文坛的。孙因的长诗《带个信儿上北京》，是当时重庆土家族作家中最早发表的一首长诗，同时也是一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产物。冉庄对诗歌始终不渝，在半个世纪的创作过程中，把诗歌当成自己生命中的永恒宗教，把毕生都献给了热爱的诗歌事业。《冉庄诗选》获第六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使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峰。冉庄对土家族青年诗人扶植呕心沥血，创作长期恪守现实主义原则，成为重庆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领头羊。

还有一批土家族诗人漂泊他乡，成为生存的歌者。在老一辈的诗中，汪承栋长期生活在西藏，书写了不少有关西藏雪山、高原的诗篇，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佳话，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西藏民族文学的繁荣呕心沥血，成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楷模。稍后，曾经在康藏高原生活与工作过的萧国松创作了长诗《格桑花》，成为讴歌藏族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表现真挚爱情的代表作品。进入 21 世纪之后，萧国松创作的上万行的《老巴子》也是具有土家族史诗意义的长诗，表现了土家族起源与民族风俗的形成，是土家族诗歌创作杰出代表。

在湖北，以刘小平为代表的“清江诗人”，把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民族风俗、民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小平被称为“清江流域的歌者！”陈航的《乡恋》、朱惠民的《关于巴人》等组诗或诗歌以及牟廉玖描写土家生活的大量歌词等，无不在对鄂西美丽风情的歌咏中表达对巴楚文化的礼赞。湖北恩施涌现的“红土诗群”中有不少土家诗人。以胡礼忠、杜李等人代表，湖南湘西土家族诗人基本形成一定的阵势。还有以颜家文为代表的土家“乡土诗人”，颜家文被称为是把民歌与当代诗歌创作结合最好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充满着民族气息与民族生存元素，成为一个地域乡土诗歌的象征。

新时期土家族诗人大体形成几个“地域诗歌群体”，如重庆酉阳的土家族诗人群体现象，黔东沿河的散文诗创作现象，表现出一个地域民族诗歌创作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繁荣。如酉阳的土家诗人群冉冉、冉云飞、冉仲景、蔡利华等，这些诗人在中国当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以本地域的文化背景或者民族精神作为诗歌创作取向。何建明在评价冉仲景的诗集《献给毛妹的 99 首致命情诗》时认为：《献给毛妹的 99 首致命情诗》，既是写给土家阿妹的情歌，更是作者对人生价值的凝重思考，字里行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传统与现代的错位、时间与空间的背离跃然纸上，让人深深体验一种刻骨铭心的爱的艰辛和生的美好。^[5]在黔东，形成喻子涵为首的散文诗创作群体，成为贵族诗歌创作的一大奇特文化景观。该群体包括土家族的喻子涵、冉茂福、陈顺、罗福成、田淼等，大多数属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据统计，沿河散文诗创作者不下 20 人，其中有 10 多人在省级报刊发表过作品。喻子涵以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在 1997 年荣获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7 年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一度成为贵州散文诗领域的领军人物，后来发表具有典型地域文化意义的系列散文诗《走进南长城》，由个人心灵的浅唱转到地域文化的关注，是他创作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冉茂福在《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发表大量散文诗，出版散文诗集《守望乡村》，表达家园意识与故乡情怀。陈顺在《当代文学》、《散文诗》等报刊发表不少散文诗，出版散文诗《指尖上的庄园》，表达了对乡土与生命的书写，对生命的遥望。可见，黔东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散文诗群体已初步形成。成为黔东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一支“轻骑兵”，驰骋在贵州乃至全国文学的百花园里。

当代土家族诗人中，谯达摩、安斯寿、徐必常等创作已经形成自己写作特色，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赢得读者。特别是谯达摩倡导的诗歌创作“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为中国诗坛百花园增添了一株花朵，是否能够开放，还有待时间检验！一个诗人的创作理念与追求，无论成功与否，都会受到尊重。安斯寿提倡“生活写作”，主张诗歌重在表现生活，反映生活，而且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创作尝试，取得了不菲的创作成就。

在土家族的青年诗人中，如湖北的黄光曙，湖南的刘年，贵州的何三坡、芦苇岸等诗人漂泊他乡，坚守着诗歌的净土，把自己的诗歌创作与时代背景融为一体，成为当代少数民族诗坛的一道道风景线。

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历史上，土家族诗人的大量诗歌创作作品表明，土家族是一个永远充满诗性的民族，其诗人辈出，而且形成一个强大的诗歌创作群体，尽管他们处在不同地域，但是他们的血脉相连，文化精神相通。毋庸讳言，土家诗歌的薪火必将永远相传！

土家族诗歌发展后继有人，如 70 后的萧筱、仲彦、向远、芦苇岸、隐石、任明友、任敬伟，80 后的向迅、蒲秀彪、朵孩、非飞马，90 后的鬼啸寒、朱雀等都表现出不凡的创作势头与个性，承前启后地延续着土家族诗歌的传统。

注释：

[1] 曹 毅. 土家族民间文学.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10 (37)

[2] 张正明. 土家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1 (2)

[3] 陈湘锋、赵平略. 荣美土司田氏诗人群与田氏一家言.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10 (10)

[4] 白新民. 晚清土家族诗人陈汝燮和陈景星的诗歌创作. 羊皮的风——重庆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选.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0.4 (408)

[5] 何建明. 读献给毛妹的 99 首致命情诗. 文艺报. 2012.4.18

画家诗人黄永玉

一位手持烟斗的老人在原野上奔走放歌，身后跟着一群兴冲冲的羊，远处是涌动的彩虹。这是黄永玉为自己的诗集《一路唱着回故乡》绘制的封面。就是这让人刻骨铭心的画面，让我们进入诗人黄永玉的诗歌世界。

黄永玉是当代土家族诗人的代表之一，第一个获得全国性诗歌奖的土家族当代诗人。诗集《曾经有个那种时候》^[1]获 1979—1981 年全国新诗评奖一等奖，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引起了反响。年近花甲之年的黄永玉创作的新诗获奖，在当时的诗歌界是一个奇迹。长期以来，黄永玉以绘画闻名于世，而他的诗歌却是一个另类，在当时确实是中国诗坛的一道风景，他与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理所当然地进入土家族文学史，也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做出了一大贡献。黄永玉出版的诗集不多，以诗歌的质量见长。从早期的诗集《曾经有个那种时候》到耄耋之年出版的《一路唱着回故乡》^[2]，都是黄永玉对社会与生活的心灵感悟，表达出一个土家族诗人的人格立场。

黄永玉，1924 年出生在湖南湘西美丽的凤凰古城。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人们都认为黄永玉是一位优秀的画家。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往往是诗画一家，黄永玉就是集诗画一家的典型诗人。在上世纪的 40、50 年代，黄永玉就开始学习诗歌创作，1950 年创作的长诗《罗素街报告书》发表在《文汇报》。

黄永玉的诗歌充满人生感悟，把自己人生的历程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宣泄着生命的情绪。李鸿然先生认为：“黄永玉的诗歌，是中国当代多民族诗坛的奇葩。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为当代多民族诗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3]可见黄永玉在当代诗坛的地位。

黄永玉的第一部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只有 28 首小诗，但在上世纪的 80 年代初却引起诗歌界广泛的关注，诗中描绘的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时候的种种人间世相，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但它们仍旧使我激动、痛苦和寻思。现就其中十首作读诗小札如下。黄永玉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仍坚持作画写诗。由于共同的遭遇，诗人对于那些在灾难的岁月里追求光明、进行斗争的同志，不释于怀。吕进先生认为，诗人永远是生活的儿子。也就是说，黄永玉的诗歌来源于生活，是一个时代生活的文化写照。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一个时代出现一个时代的诗歌，黄永玉的《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就是他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心灵的流露。

人们偷偷地诅咒/又暗暗伤心，/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也谛听着隔壁的人/在低声哭泣。//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家家户户都为莫明的灾祸担心，/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哈，谢天谢地，/幸好那种时候/它永远不会再来临！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人性的扼杀与泯灭，诗人的心灵书写，其实就是对一个时代文化的灵魂反思，把一个时代的历史现象放置在诗歌语境里，表达对“那种时候”不要再“来临”的心灵祝愿。他写于文革期间的长诗《老婆，你不要哭》，把一个诗人与妻子的爱情演绎得纯真与感动，相濡以沫的爱情一往情深，诗人童话般的爱情得以在诗歌里延续。从诗人的写作时间看是1970年12月，那个时候，诗人与一个国家一样，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让人窒息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写的诗歌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通过劝说老婆，表达出对一个时代的担忧与考量，同时充满着一种精神的力量：

我们的小屋一开始就那么黑暗，/却在小屋/摸索着未来和明亮的天堂，/我们用温暖的舌头舐着哀愁，/我用粗糙的大手紧握你柔弱的手/战胜了多少无谓的忧伤。

“小屋黑暗”、“未来”、“明亮的天堂”、“舌头舐着哀愁”、“柔弱的手”、“无谓的忧伤”等等这些意象，表达出诗人在一个时代的心灵营建。诗歌从少年写到中年，特别是反复低语书写中年，其实是表达了一种生命的暗示与幻想，同时对一个女性的生存的赞美：

我们有太多的为中年的欢笑/而设想的旅程，/在我们每一颗劳动的汗珠里，/都充满笑容，/中年，是成熟的季节啊！

一个新版的“与妻书”吐露出诗人对妻子的无限的爱，是一时代难得的肺腑之作。黄永玉这个“老小子”乐观豁达的精神世界在诗歌里得到彻底释放。诗人天性乐观与浪漫，在那种历史的背景下写出这样纯粹的诗歌需要一种无畏的勇气。

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革命时期”的爱情宣言跃然纸上，给人一种向上而坚韧的境界，让人看到了一个诗人内心世界无尽的话语。

有人说，黄永玉是写讽刺诗的高手。^[4]我不认为黄永玉反映时代的诗歌是单纯的讽刺诗，而是作为诗人的他对一个时代现实的心灵独白，把一个时代的人物的命运与时代语境进行诗意的嫁接，把他的内心感受通过诗歌化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人们思考。如《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以口语化的创作风格成为“新时期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品：

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她不是站在小河对岸的/那个少女，/虽然她们都一样的美丽年轻。/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为了悼念一位伟大的死者，/她为悼念而牺牲。/认识的少女是那么纤弱，/她曾经害怕过老鼠和小虫，/却完成了一个壮丽的献身。/有谁知道她死在何方？/有谁看过那最后的一双/等待黎明的眼睛？/在小河对岸/站立着一个少女，但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虽然她也曾在河岸上/凝眸黄昏。/为了不让所有的少女/再有那不幸的

未来，让我们男人们为战斗而死吧！即使死一万次也行！

诗人对一个无辜而不幸又勇敢死去女孩的书写，表达了人道主义的情怀，流露出一一个男性与生俱来的担当意识。女孩死去的背后让我们深思，诗歌的“冰山效应”却十分明显，也许就是诗人创作背后的思想。诗歌不是反讽，而是表达对生命的关照与生命意义的双重书写，他已经完全从所谓“讽刺诗”中解脱出来，诗人的悲悯情怀从诗中释放，并不是一个讽刺就能完全阐释。诗歌的意义往往隐藏在诗句背后，让人产生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无声胜有声才是诗歌艺术的真正魅力所在。比如《不准》、《哑不了，也瞎不了》、《死怎么那么容易》等等，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文字单纯描摹，而是在一个时代文化背景下对生命的思索，只有尊重生命与热爱生命的诗人才会对生命进行严肃的书写，或者说对人生哲学思考。如《哑不了，也瞎不了》：

先 割 断 她 的 喉 管 / 年 轻 轻 就 死 了 / 使 我 想 起 许 多 事 情 …… / 如 果 ， 挖 了 我 的 眼 睛 ， /
再 也 不 能 画 画 ， / 我 ， 就 写 许 许 多 多 的 书 。 / 如 果 ， 打 断 我 的 双 手 和 双 脚 ， / 我 还 有 嘴 巴 能 说 话 。 / 如 果 ， / 眼 瞎 了 / 手 脚 断 了 / 喉 咙 也 哑 了 …… / 我 ， 就 活 着 ， / 用 心 灵 狠 狠 地 思 想 。 / 如 果 ，
把 我 切 成 碎 块 ， / 我 就 在 每 一 个 碎 块 里 微 笑 ； / 因 为 我 明 白 还 有 朋 友 活 着 。 / 恐 怕 所 有 的 人 都
那 么 想 过 ， / 所 以 —— 今 天 又 出 现 / 动 人 的 诗 ， 美 丽 的 画 ， 和 / 年 轻 而 洪 亮 的 嗓 门 。

历史的在场感从诗歌里不断的展现，把一个时代的场景与诗人无奈的心境从思考里汩汩流出，让人真切地感到在强大的历史语境下，人类良知的存在。诗人是人类的代言人，如果一个诗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一个诗人的悲哀。黄永玉坚守着诗人的人格立场，表现出博大的情怀与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可以看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的精神世界。黄永玉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承载着社会应该具有的起码的良心。黄永玉的诗歌对现实生活或者社会不仅仅讽刺，而是对社会的拷问，是一个诗人精神的坦露：一种无谓惧、无自私的精神坦露。

黄永玉从来就不是一个粗制滥造的诗人，他的每一首诗歌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里的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哲学思考，把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通过诗歌的文本表达出来，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浸润其间，同时又把他的绘画艺术有意识融合于诗歌创作中。使他的诗歌显得平和与老到，表达出一种生命的超脱。如《自由晴空》：

有 一 种 东 西 可 以 选 择 ， / 自 由 晴 空 。 跟 / 禁 锢 身 体 、 / 思 想 ， / 都 没 有 关 系 。 / 超 越 一 切 ， /
便 是 伊 索 / 便 是 司 马 迁 ； / 所 以 / 牢 狼 为 自 由 哀 号 …… / 跪 下 ， / 向 两 千 多 年 前 的 东 方 和 西 方 的 /
残 缺 的 智 慧 礼 拜 ！

诗歌的历史穿越感游离其间，成为一种诗歌的元素，如《一张想哭的笑脸》更是勾画出一个瞬间的表情：

一 张 想 哭 的 笑 脸 / 孤 独 得 莫 名 其 妙 ， / 充 实 得 非 常 空 虚 。

很多人世间的沧桑，欲说还休的生活画面让人浮想联翩。诗人不单是暴露社会现象，

而是心灵的表达与书写。一个以画家身份而写诗的诗人，把绘画的色彩巧妙地掺杂在诗歌里，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而不少读者只看到的是诗人表面的文字，很少透视到诗人隐藏在文字后面的画面。如《悲伤墙》就是典型的佐证：

记得古书上曾经说过，/有个以色列有一块“悲伤墙”，/出征的战士永不回来，/孤儿寡母就趴在那儿痛哭一场。//那是一种聪明的设想，/让破碎的心有个落脚的地方。/我们没有“悲伤墙”，/家里如果出了什么事，/简直，简直没有地方好去……

诗人对悲伤墙的书写，实质是对一个历史场景的解读，通过悲伤墙唤起人们的记忆，引发人们的思考。“让破碎的心有个落脚的地方。”承载了人们心灵对生命的无比敬畏。可以看出诗人已经跳出了单一的书写，可谓是一个中国少数民族诗人的世界意识。

一般说来，诗歌写作分为心灵写作与技术写作，黄永玉的写作属于心灵写作。在他的诗歌里有着湘西人的智慧与机智、诙谐，流露出时代的精神旨趣。同时，一个诗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诗歌，老年的黄永玉，故乡成为他诗歌的因子与符号，诗歌总是与故乡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创作形态，在他的第三本诗集《一路唱回故乡》，就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心灵皈依。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

我画画，/让人民高兴；/用诗射击和讴歌，/用肩膀承受苦难，/双脚走遍江湖，/用双手拥抱朋友，/用两眼嘲笑和表示爱情，/用两耳谛听世界的声音，/我/血型是O型，/谁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她是你的。

诗人把自己的绘画与土地、人民连接在一起，把自己的心与故乡连接在一起，一种赤子之情油然而生，表达出诗人的情怀。让人想到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里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故乡是一个诗人生活的起点，也是一个诗人生活的高点，不少诗人都从自己的故乡出发，以故乡为书写的第一载体，表达出对故乡的热爱。黄永玉对家乡一往情深，近些年他走了不少地方，却始终未曾有一刻忘怀自己的故乡——美丽的凤凰城。他认为故乡是一个人感情的摇篮，它的影响将贯穿人的整个一生；故乡是自己的被窝，或许它的气味并不好闻，但却是自己最熟悉而又无可替代的气息。其中的《烟花》、《回忆》等作品就是唱给故乡的歌谣，表现出了老年黄永玉的恋乡情结。如《回忆》：

像一片粘在书上的胶纸，/一揭/那边是我的儿时，/这边是我的暮年。/那么牢牢地紧贴，又/那么轻轻地分开。//刹那间，一掠而过的，/八十个冬天。/剩下的斑驳痕迹，/我的珍宝，/别人的漠然。

诗人的这些文字，让人想起黄永玉亲手写的沈从文墓碑的文字：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要回到故乡。一个诗人的宿命是从故乡出发，终点又是回到故乡……用这个观点来解释黄永玉的诗歌显然十分适合，因为这不仅仅是黄永玉诗歌的宿命，也许是人类最伟大诗人的不可抗拒的文化宿命。

注释：

[1] 黄永玉. 曾经有个那种时候.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1

[2] 黄永玉. 一路唱着回故乡.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8

[3] 李鸿然. 土家族、苗族诗歌——作为杰出诗人的黄永玉.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4.11

[4] 李鸿然. 土家族、苗族诗歌——作为杰出诗人的黄永玉.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4.11